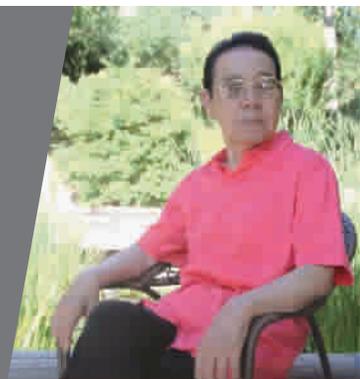


敬献一罐“午餐肉” 追思一回“听分解”

从此单田芳去天上讲故事了



马上评

时代需要说书人

单田芳走了,说书人没了。他生前说他没收到过合适的徒弟:“后继无人。”他的声音,是60后、70后的集体回忆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夏天,每晚6点半,恰是吃完晚饭小憩的半小时。各家各户提着竹椅,摇着蒲扇,擦好六神花露水,来到弄堂口纳凉——一齐听单田芳的《隋唐演义》《瓦岗英雄》《水浒传》……如果错过了6点半,还可以在第二天11点半,抱着半导体收音机,听重播。

小时候的语文词汇和历史故事,都是来自单田芳的评书。说时间“月黑风高”;说身高“一丈挂零”;说脸庞“面如朗月”但也有“印堂发黑”;说动作“鬼蹬离鞍下了马”;说亮出刀来“仓哪唧唧”……哪怕在电视机开始普及的年代,单田芳十分具有画面感的语言组织、使用频繁而多样的象声词以及抑扬顿挫的语音语调——开篇和收尾独有的起势和收势,都让我们欲罢不能,以至于明明完全了解“剧情”却依然爱听重播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,在风靡全国的文化现象中,另一位能赋予文字画面感的人,是常为周杰伦作词的文方山——可是他不会说书,不会让自己的文字活起来,更没有气吞山河,半小时里谈古论今的气势。民间古戏台往往会挂上意蕴丰厚的对联:“三五步,行遍天下;六七人,百万雄兵。”如果要形容单田芳,那就是“三五句,行遍天下;一个人,百万雄兵”。以至于,过了很多年,看到公园里晨练的舞刀阿姨,脑海里的第一反应就是单田芳的声音“仓哪唧唧”。

单田芳、刘兰芳说评书的鼎盛时期,“电视台收视率只比《新闻联播》差点。”一度,全国上下有几亿人都在听《隋唐演义》等评书。可是忽然间,就没了。

说书人作为单独的艺术形式,早在宋代就出现——有“说书俑”为证。单独说书就是一人说故事;融入戏剧,就是串场、概括剧情的人。他们的言辞,就是时代的浓缩、口述的历史。这个时代,依旧需要说书人。朱光



■ 单田芳资料照



文体人物

评书大家单田芳,一袭长衫演化成各色人物,一番妙语勾勒出世态万千。曾经,多少书迷被那句“欲知后事如何”勾得难以回魂;如今,依然有将近2亿人在电视、广播乃至网络上守着那把“云遮月”的独特嗓音,痴痴等待着“下回分解”。

然而,就在昨日,这个名字中有着八个“口”字、一辈子贡献了100多部评书的老艺术家走了。网络上悼念声一片,都在追忆和感慨:“去哪儿,再听‘下回分解’!”

录新书 日日不间断

要多勤奋,才能像单田芳这般,高龄高产?曾有人统计,如果将单田芳的评书从头播,每天播一回,可播到2036年。而若将他的书一字排开,从反映商周时期的《封神榜》到眼下的改革题材的评书,能写一部中国历史评书演义。姜昆称最佩服单田芳的年届古稀还能保持高产:“作艺有天分,说书靠勤奋。单田芳不似同龄人,退休后在家终日养花喂鸟、品茶听戏……逍遥自在地享清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愈来愈变成了一名虔诚备考的小学生,日日录节目、月月出新书。”

袁乃中原是单田芳的书迷,因缘分会与之相识相知,两人相差十岁却渐成每日必要通一番电话的至交。“或许人们想不到,他们在广播或者网络那头听到每日新鲜推送的书目,都是单田芳一个人关在家里10平方米的

小小录音棚里‘说’出来的。”袁乃中虽只去过一次,却印象深刻:“录音棚里除了话筒和相关设备,什么都没有,而老先生每天4点起床,一根烟、一壶茶,思忖片刻便开始录书,每天录到10点收工,再开始寻思第二天的内容。就这样日日不间断,岁岁在坚持。”

办书场 网络做渠道

都说“凡有井水处,皆听单田芳”。单田芳的书迷上至百岁老人,下至八岁孩童,且南北通吃,从未有一处“水土不服”。这和他本身与时俱进、不畏创新的态度息息相关。直到75岁时,大病初愈的单田芳还自我挑战,演绎了根据百年老字号恒源祥纪实文学作品《羊行天下》改编而成的首部现代版立体电视评书《羊神》。事实上,单田芳除了擅长《朱元璋》《隋唐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传统书目外,还尝试过《烈火金刚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革命题材,甚至改编过苏联小说,说过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。

单田芳的与时俱进不仅在书目的拓展,也在说书手段的创新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,老先生很“潮”,不但电视、广播玩得转,也精于新媒体传播。他创办了自己的网络书场,既可以在线听书,又可以在线交流。2009年就已累计了30万听众。他关注潮流动态,《琅琊榜》《芈月传》都会追看,了解年轻人的喜好和口味。

76岁时,单田芳出了本自传取名《言归正传》,道尽跌宕起伏的一生。而在此之前,他还寻思着在电视台搞类似西方“脱口秀”一类的节目,主持新闻、时事、体育等。这份年轻心

花絮

最爱 “梅林牌”午餐肉

单田芳在上海的书迷不少,可他本人却不常来上海,要说他和这座城市最亲密的关系,大约就是那盒“梅林牌”午餐肉了。和上海人拿午餐肉涮火锅或夹面包不同,单田芳爱用这肉拌了北方的大白菜包饺子,午餐肉肥瘦相间能让饺子充满汤汁,很是对他胃口。早些年,“梅林牌”尚未入驻申城各大超市前,多数为出口用,袁乃中曾为帮单田芳“囤肉”,特地找到厂家定制一箱送到北京。

态和积极进取心让姜昆震撼:“老先生的魄力让人敬畏。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艺术大家,他在追求的道路上矢志不渝,苦苦地跋涉,从不肯放弃学习,不停地拓宽新视野,值得年轻一代学习和反思。”

选徒弟 本科是门槛

单田芳出生于一个曲艺世家,外祖父王福义,是闯关东进沈阳最早的竹板书老艺人。母亲王香桂能说能唱能弹,是西河大鼓的佼佼者。从小受到家庭熏陶的单田芳,七八岁即学会了一些传统书目。到了十三四岁时,已经能记住几部长篇大书。虽说是家学渊源,单田芳却从未有骄傲自满,他始终清醒地意识到“要说好书,就必须掌握更多历史知识、积累更深厚的文化素养”。

所以即便已声名鹊起,他依然会到东北大学潜心学习历史,“我的先辈都没什么文化,说书靠口传心授。但到了我这一代,口传心授怎么行?你说到一个典故,要知道它的出处,必须讲出所以然,这就需要去历史里钻研。我一开始说的都是传统书,不管是《朱元璋》还是《隋唐演义》,我都必须查查历史上是怎么回事,看我们都把这些历史加工到一个什么程度,弄明白哪些是虚构加工,哪些是史实。”

单田芳对文化知识的敬畏心也表现在收徒的门槛上,与之相交甚笃的王汝刚透露:“单田芳收徒有个规矩,圈内圈外不论,行业领域不限,唯独对学历有要求,必须要大学本科。他坚持,有文化才能说好书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《丝路星海》传播中国声音

本报讯(记者 朱渊)时隔70年,洗星海人生中最后一部管弦乐作品《中国狂想曲》昨晚在嘉定保利大剧院奏响。作为2017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推广交流资助项目,这台由哈萨克斯坦国家爱乐乐团带来的《丝路星海》——洗星海音乐作品巡演,纪念了洗星海这位从上海出发的伟大音乐家,也让他的“丝路之声”重又回来响遍祖国大地。

1942年,苏德战争爆发,洗星海辗转来到古丝路重镇阿拉木图,在贫病交加之际被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收留。两人志同道合,拜卡达莫夫给了洗星海精神上极大

的鼓舞。这一时期,洗星海创作了很多音乐作品,还收集和改编了大量哈萨克民歌。这些曾经在商路、驼队、绿洲奏响的民歌经洗星海改编,成为了振奋人心的力量,并回溯丝路传到中国,激励中哈人民为抗击德日法西斯而战。

昨晚,洗星海的女儿洗妮娜女士欣然前往观演,当《中国狂想曲》《阿曼盖尔达》《牧歌》《满江红》等作品在时隔70多年后重新奏响,让洗妮娜激动不已。她表示:“希望这台演出能秉承丝路精神,用音乐的力量,将中国声音传播得更远。”

“四王”画作亮相文华殿

本报北京今日电(见习记者 潘子璇)王时敏的《秋山白云图》轴、王鉴的《四家灵气图》轴、王翬的《晚秋秋影图》轴、王原祁的《神清气足图》轴……今天上午,“故宫博物院藏清初‘四王’绘画特展”开展,多达121件套“四王”作品现身故宫文华殿书画馆,其中一级文物占展出文物半数以上,堪称艺术盛宴。

明末清初山水画坛,以师生或亲属联结在一起的“四王”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翬、王原祁,史称“四王”。“四王”遵从晚明董其昌的“南北宗论”,他们的艺术风格形成了当时山水画的正

统,对清代山水画坛影响深远。故宫博物院收藏“四王”的存世作品800余件套,其中一级文物104件套,二级文物600余件套,不仅为全国文物单位之首,更为海内外所藏之最。

本次特展“分为‘师古为宗’、‘融古出新’以及‘濡溉后学’三个单元。恰逢中秋国庆假期,为了给观众更好的体验,故宫还将招募古琴、琵琶演奏志愿者在展厅旁的小亭中奏乐,将观众带入‘四王’的山水画中。”

另外,故宫出版社还推出了《跟着“四王”游山水》的艺术普及类读本,向读者讲述“四王”每个人的传奇绘画生涯。